

台湾文学丛书

台湾青年作家洪醒夫小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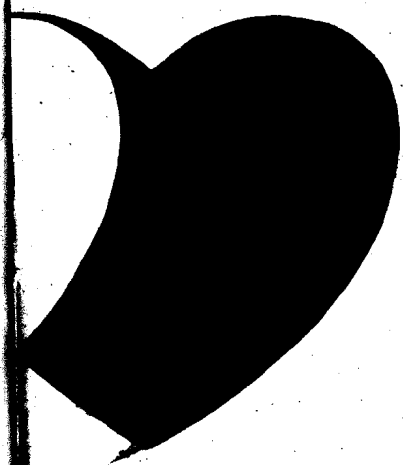
傻二的婚事

【台湾】洪醒夫 著



· 傻二的婚事

台湾青年作家洪醒夫小说选



傻 二 的 婚 事
——台湾青年作家洪醒夫小说选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11.375印张 2插页 184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,050

ISBN 7—80534—045—5/I·44

书号: 10368·306 定价: 2.65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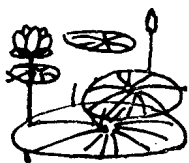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说明

一、为了满足国内广大读者对了解台湾文学的迫切需要，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，我们特编辑、出版这套“台湾文学丛书”。

二、凡是台湾文坛上有影响，并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宿将和新秀，他们的作品，包括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报告文学等，均列入本丛书的出版计划。

三、本丛书将依据编辑力量、印刷等方面条件，分期分批出版；丛书出版的顺序，主要根据我们掌握资料的情况而定。

四、本书选编者：青川；责任编辑：林承璜。



目 录

散戏.....	(1)
跛脚天助和他的牛.....	(22)
金树坐在灶坑前.....	(30)
扛.....	(52)
黑面庆仔.....	(66)
人鬼游戏.....	(85)
吾土.....	(107)
下楼.....	(136)
有谁要到二林去的.....	(150)
阴错阳差.....	(159)
傻二的婚事.....	(172)
瑞新伯.....	(240)
四叔.....	(247)
父亲大人.....	(259)

猪哥旺仔.....(268)

清水伯的晚年.....(279)

逆流.....(294)

渴.....(312)

附:

小说的创作.....(339)

洪醒夫写作年表.....(351)

吾土锣声.....(356)

——洪醒夫及其小说创作

洪醒夫 讲

王世勋 整理

散 戏

包大人大喝一声：“来人呀，将那陈世美带上来！”

前台一声应和，胡乱喊起堂威。锣鼓喧天，冬冬咣咣响了起来。

秀洁扔掉手上半截烟，踩熄，站起来伸懒腰。她听出金发伯的声音里透着几分懒散，全没有了青天大老爷的威严，喊堂威的也只是象征性地干吼两声，便歇住；戏演到这步田地，叫人觉得好笑，也难怪锣鼓点子全乱了起来！

王朝马汉在戏台的角落里招手，该她上戏了，这一番陈世美上了台，便叫那包黑子铡了，一命呜呼，连国太也救他不得。这场戏好好演，相当感人的，只怕金发伯早已提不起这个劲了！

她蹬着阶梯往戏台上去，走两步，却回过头，朝下边喊：“吉仔，抱抱你妹妹，不要让她一直哭，你妈妈马上就下来！”

后台地上铺着草席，四周用帆布围了一圈。草席周围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皮箱木箱。一些戏装、衣物、道具，还有其他杂物，凌乱地摆得到处都是。

一个约莫两岁左右的女婴，躺在席子上杂物堆的空隙里，手脚乱蹬，哭得凄惨。哭声却早被锣鼓声压了下去，坐在旁边的，是六岁刚出头的吉仔，猴子样的伸手抓抓身上的这里那里，一付烦

躁要哭的神色。两把电风扇搁在草席两边的箱子上呼呼地吹，却吹得热风腾腾。吉仔正伸手抓他的背部，这一刻抬起头，胡乱点两下，并未动手去抱。她妈妈此刻正跪在包大人面前，连他那八岁的哥哥，十岁的妹妹，都跪在那里。他们是秦香莲可怜的女儿！

秀洁有些不忍，摇摇头，转身一步步上了舞台，锣鼓稍歇，她听得背后饰演国太的翠凤说：“吉仔，你后面那个箱子里有饼，拿给妹妹吃，你也可以吃两块！”

翠凤年纪轻轻，声音却粗哑，她刚刚手忙脚乱从戏装里掏出丰硕的乳房，塞进孩子的嘴里。因为马上要上戏，戏装懒得脱。她孩子才八个月大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惹人怜爱。翠凤却是神情木然，两眼无神，汗珠滴在孩子脸上，也不晓得动手拂拭。秀洁曾经劝她离开，不要再演歌仔戏了，翠凤叹气说：“唉！能赚两百就赚两百，日子总要过的！”

陈世美被带上来，怒气冲冲站在包大人面前，开口骂道：“包文拯你好大胆，敢对本宫这般无礼，摘了本宫的乌纱帽，脱了本宫的滚龙袍，本宫要在皇上面前奏你一本，看你这小小的开封府尹又怎么奈何得了本宫！”

包大人喝道：“大胆！自古以来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你陈世美贪慕荣华富贵，抛妻弃子，诈婚公主于先，又使那韩琪去那山神庙企图杀你妻子于后，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万死不赦，就是皇上在此，我包文拯也照样办你！——跪下！”

陈世美兀自不跪，却叫王朝马汉按了下去。

陈世美被按着跪下，他挨过去，用手臂碰碰跪在一旁的秦香莲，低声说：“小的在哭，哭很久了！”

秦香莲说：“管他去，哭够了自然会停！”

以前不是这样。刚生下第一个孩子，心肝宝贝那样疼着，第二个也是，演戏时还要特别请人看管，要离锣鼓声远些，要注意衣物饮食，还规定每隔三两小时要抱来看一次，有时候抱得晚了，找到空档，戏装都来不及脱，就急着去看。那时生活好、演戏收入不恶，尤其象“玉山歌剧团”这样有名的戏班子，在村镇城市都吃香，她这样特出的当家名旦，自然……

秀洁懒懒散散地对着台词，她发现金发伯竟然忘词忘得厉害，有些台词想必是临时编造的……“秦香莲”是“玉山歌剧团”的招牌戏，都演了十几年了，怎么可能忘词……她抬头看到金发伯的神情十分颓丧，看着看着，自己也逐渐焦灼不耐起来。

戏台搭在庙前广场上，用几个空的铁皮油桶搭起基架，铺几块木板做台面，往上再搭布景阁子，便有个规模。以前这样搭，现在还是这样搭，然则样式一致，气派却截然不同，往昔“玉山”的亭阁山水，各式活动布景，可以装满整部大卡车，然而毕竟叫人叹为观止的，还是戏台的门面，豪华阔气，五光十彩，就那亭柱里两条鲜活的彩龙，怕不有两丈来高……秀洁想着那时演戏的神气，心里禁不住一阵酸楚，那才真的叫做盛况空前哪！观众黑鸦鸦挤了一片，人头连着人头，一直泛滥到庙门前，还溢了一些在庙旁的马路上，吵杂声，喝彩声，依稀还在昨日。她扮演各种角色，在高大气派的戏台上来回走动，仿佛此身就真在那金壁辉煌的宫殿里哪！

而此刻夕阳照在金发伯木然的老脸上，寂静而且凄凉，而显不出往日的威仪了。秀洁飞快地向台前掠了一眼，象被什么刺痛了一般，赶紧收回视线，低下头，心里隐隐作痛。真是一目了然哪！台前只有七八个观众，三四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，携带两个五六岁的娃儿，另外还有两个穿着制服在广场上追着打着的学生；就是这样了，十几二十人的戏班子，演给老少七八个观众

看。

十三岁开始学戏，一晃十五年，当初可怎么也想不到，有朝一日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！

秦香莲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十岁，不耐烦地跪在那里，一会儿这个动一动，一会儿那个动一动，两个人不住地东张西望。金发伯看在眼里，生气，无可奈何地生气，却也只能拿眼睛瞪他们。秦香莲扯扯他们的衣角，两个才正经了一下，但马上又心不在焉了。唉！孩子到底是孩子呀！秀洁曾经劝过她：

“阿旺嫂，不要叫孩子演戏了！”

“有什么办法？”秦香莲说：“现在已经没有人肯让他的孩子学歌仔戏了！而童角又不能缺，只好他们来凑数，谁叫他们是金发伯的孙子！”

两个孩子事实上也只是活道具，却真的不能少；金发伯也没教戏给他们，反正如今生意十分清淡，演戏也只是做做样子，没有观众，再不时兴有什么真本领了；不象自己当初学戏，每天都要演练，演不好还要挨一顿打。

阿旺嫂当初也是吃尽了苦头，才造就成的当家名旦。在“玉山”最是辉煌的那些年岁里，秦香莲演到悲苦可怜之处，每每能赚人眼泪，她的声音幽怨柔细圆润，悠悠远远里却又一波三折，直把人的心提到半空里，又缓缓压下去，压到了底。

后来她嫁给剧团老板金发伯的大儿子进旺，进旺也学戏，在“七侠五义”里演展昭，身手敏捷，还兼几分清俊秀逸。歌仔戏没落之后，进旺改行做生意，饮食摊里汤汤水水的，如今肚子大了，开怀大笑时一身肥肉都会颤抖。

他们这两个孩子在国民小学念书，戏团有生意，戏里需要童角，金发伯就叫他们请假演戏。有一次两个哭着不肯，说同学知道他们演歌仔戏，都来取笑。

金发伯生气地骂：“有什么好笑，伊娘咧，做戏有什么好笑！我金发做一世人的戏，辛辛苦苦把一大群儿女养得好汉，这有什么好笑？你们怕人家笑，就不要去念书，伊娘咧！”

阿旺嫂一旁听了，低头默然无语，她把孩子拉到一边，哄着说：“听阿公的话，戏好好做，做完了，阿母带你们去吃肉丸，也买机关枪给你们玩！”

孩子急急地点头，可以看出不是为了肉丸或机关枪，是怕金发伯，他们边点头边用怯怯的眼光偷偷看他们的祖父，秀洁站在稍远的地方，看到阿旺嫂转过身去，迅速揩了一下眼角。

包大人猛地站起身来：“来人啊！虎头铡伺候！”

声音刚落，场外另一个宏亮的声音扬起：

“国太驾到！”

包大人略感惊诧，急急迎了上去。

陈世美面露得意之色。

秀洁暗暗叫苦，这一下实在得意不起来，就连做个得意的表情，也透着凄清。“玉山歌剧团”辉煌的时代，轻易地把“陈世美”演得活灵活现，与阿旺嫂的“秦香莲”，金发伯的“包文拯”，在戏里争春色，鼎足而三，时时好戏连台。陈世美的戏里，这一段最容易演，那是绝处逢生，又兼狗仗人势的小人得意之貌；阿发伯说，只了解这一层，就容易入戏，演出来的表情，就叫人看得咬牙切齿，就是成功。当初，每一句台词，每一个小动作，都经过细心研究设计过，苦苦排练之后，唱腔做工都佳，难怪“玉山”的招牌窜得出来！

饰演国太的翠凤被人簇拥着出场。戏装旧了，不过，看那神情举止，依稀也还有三分样子。然而，秀洁却只有摇头叹气：这

跟“玉山”辉煌时代的国太，气派上哪有个比例……

脑子里又浮起刚才翠凤喂孩子吃奶的情景，那孩子一路哭，做母亲的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急急忙忙的掏，千重山万重水，越急越不济事，看得秀洁觉得格外烦热，却只是苦笑！

其实，歌仔戏自有歌仔戏的生命，金发伯说，我们的不景气只是暂时的，不久就会很好。伊娘咧，他说，那些“新剧”，流行歌，摇来摇去，爱来爱去，都是现世，无耻！他很愤慨，歌仔戏都是有凭有据的，教人忠孝节义，有什么不好？过一段时间，所有的人都会反悔，都会回头来看歌仔戏、不要灰心，我们会有希望！

然而，那时已经有不少人去唱流行歌了，她们打扮得妖娆冶艳，赚的钱都比她多，样子很是神气！

其实要唱流行歌也不是很困难，秀洁有很好的歌喉，大家都公认的。但是，金发伯说：不行！饿死了也不能去唱流行歌！他说，一个学歌仔戏的人去唱流行歌，就象一个规矩的妇人家讨了客兄一样，那是无耻！

这些话是四五年前说的。

那时候歌仔戏突然急速地没落下去，“玉山”的许多女演员纷纷求去，改行唱流行歌曲。有本事的就参加歌唱比赛，万一得个名次就有前途，不过，这样的人很少。有些人去歌厅酒店应征做歌手，有些到酒家去“走唱”，有些跟卖药郎中走江湖，甚至有人到私娼寮去卖。

“玉山”辉煌时期有演员三四十人，现今只剩得十一二个，加锣鼓手杂务一千人等，合计不过二十上下。想当初天天有戏演，演职员依规定照着一定的时间作息，如今只得解散回家，自己再找营生的勾当，有生意，再集合起来；剧团也早已不再按月支付演员薪水及生活津贴，而是在每次演出之后，按约定的条件

分红，等于是打零工。

可怜的是，一年到头根本演不上几个戏，戏院里老早就不再接受歌仔戏团了，只能在祭典拜拜的节日里，到各村镇庙宇间演出。但是，这些地方每每都是布袋戏的天下，布袋戏人员少，费用轻，打杀砍斩，节奏明快，还有一部分人喜欢看。歌仔戏费用大，观众又少，生意凄惨。剧团里的演员只得四处觅食，然而，可怜，大多数的人除了会演歌仔戏外，都无一技之长，日子很不容易过。

秀洁四处找事，打零工，做店员，但都做不久长，别人知道她是唱歌仔戏的，都来取笑。又扯不下这个脸象其他人一样唱流行歌曲或甚至去卖身。真是一言难尽！然而，在山穷水尽之余，只能祈祷上苍保佑，保佑金发伯说的话早日实现，希望大家早日反悔，都来喜爱歌仔戏！

“冤枉哪，母后，这包大人口口声声要铡了儿臣，您可要替儿臣作主！”

“包卿！”

“臣在。”

翠凤沙哑的声音颇有“国太”的韵味，她说：“这打打杀杀的，到底为了何事？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金发伯的台词有些颠三倒四，不过，大意还是不差，可以将就过去。演了四十几年的歌仔戏，早已变成一部“戏机器”了，就好比自来水一样，开关一扭，台词似水，唏哩哗啦直泻下来，一点都不费力；然而，如今金发伯却如此异常，更叫秀洁看出他情绪的不稳定，的确心不在舞台。在那夕阳余晖闪耀之中，秀洁

甚至可以看出厚重油彩背后那张老脸，以及老脸的倦怠神色！岁月不饶人啊！金发伯毕竟老迈了，她心里想，不知他对歌仔戏的信心是否一如从前？

此时台前只剩五个观众，三老两小，其中有个老的背对戏台，与另两个蹲在那里，不知说些什么，好久都不曾回头望台上一眼，两个四五岁的小孩则绕圈圈在那里玩得开心，时时把脸埋在大人的背后躲迷藏。

喜欢歌仔戏的人都不知哪里去了！

包大人的台词颇长，他反反复复颠三倒四地说个不休，未等他说完，后台突然传来吉仔尖锐的哭声，那哭声持续下去，颇为惨烈，阿旺嫂楞了一下，不安地挪动身体，金发伯好似没有听到一般，无动于衷地继续演他的残破的戏。

秦香莲突然打断包大人的陈述，朗声说道：“启禀大人，民妇先行告退！”

戏文里没有这一段。

金发伯吃了一惊，大声问道：“你讲啥？”

秦香莲不住地使眼色，再朗声重复一次：“启禀大人，民妇告退！”

包青天大手一挥，喝道：“下去！”

秦香莲慌乱地站了起来，却不忘大喊一声：“谢大人！”随即匆匆忙忙赶了下去，却把两个孩子扔在台上，那两个孩子不知如何是好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又看看台上几个大人，毛毛躁躁地乱动。

包大人看了，气上心来，神色都变了，却也大吼一声，一挥手：“你们两个也下去！”

两个孩子站起来拔腿就跑，全没有了戏台上的规矩。

金发伯目送两个孩子跑向后台，猛地转过身来，骂道：

“这个查某实在不识礼数，囡仔哭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？谁人的囡仔不哭？”

翠凤与秀洁都大吃一惊，戏文里绝对没有这一句，金发伯严重地失言了，这使台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锣鼓手都停下来，不安地看着他们，后台有些没有上戏的演员，也都探头出来看。金发伯顿了一下，也觉出自己失态，却楞在那里，张着嘴，不知道这个戏要怎么接。

翠凤还算机警，她只是停顿了一下，便把戏接了下去。只听她干咳两声，接道：

“包卿休要见怪，女人家生养儿女，自来便有些需要体谅之处；哀家抚育公主成人，也是这番心情；如今招陈世美为东床附马，总希望有个圆满的将来，但望包卿看在哀家面上，从轻发落，不知爱卿意下如何？”

金发伯嘴角牵动，微微笑了一下，秀洁更是吁了一口长气，她看到锣鼓手等人都在暗暗窃笑，后台更有人伸出大拇指来，朝翠凤打招呼，戏总算能继续演下去了，虽说不伦不类，却也有个衔接处，而且凭空删去一大段戏文，把国太抢去秦香莲儿女，包青天又命人将他们抢回来的一大段戏都省去了。秀洁看看台下那些观众，他们仍然蹲在那里谈话，似乎不曾发现台上有什么失误。唉！有这么大的破绽却没有被发现，总是令人感到寂寞……她心里有一股淡淡的哀伤正缓缓地蔓延着。

三年前金瓜寮大拜拜，新庙落成，空前地热闹，在庙前广场以及庙边秋收后的稻田里，同时搭起三座戏台，一个布袋戏班，一个康乐队，还有他们的“玉山歌剧团”。三个戏台成三角形，面相向，演对台戏。

开锣前，金发伯兴奋得坐立不安，不断地吩咐这个，支使那个，就怕有什么没有准备好，在这之前还叫所有的人都睡足了，

养好了精神，以备大显身手。

“好好做呀！”他开朗地笑着说：“这一次要让大家知道‘玉山歌剧团’果然是名不虚传！只要我们好好做，我敢保证一定把所有的观众都拉过来，呵呵，我们快要有好日子过了！”

他还特别花钱添置了许多一闪一烁的彩色小灯，点缀得整个戏台五光十彩，气派不凡。由于他的积极，也使得全体团员都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，人人梦想着美好的未来。

那天的戏目是“玉山”招牌戏之一的“精忠岳飞”。难得的精彩好戏，忠义永昭，气魄撼人，又有许多武打场面，演来颇为热闹；当初“玉山”辉煌时期，这出戏连演连满，轰动得很！

所以金发伯沾沾自喜说：“这样精彩的大戏，要压倒两个小戏班子，那是杀鸡用牛刀了！”

一天里演午晚两场，午场选的是“大破拐子马”，晚场“十二道金牌”，是全出戏里两个最精彩的部分。秀洁饰岳飞，金发伯午场饰金兀术，晚场饰秦桧，是“玉山”最完美的搭配。

然而，“玉山”却败了，而且败得奇惨。戏台前万头攒动，却都用他们的后脑勺对着“玉山”的门面。午场演完，大家默不作声，静静蹲坐在后台草席上。秋风吹得后台的帆布啪啪有声。

末了，金发伯猛抽烟，一路抽一路骂：“伊娘咧，这是什么世界，穿那种衣服，跳那种舞，唱那种歌，真是侮辱神明！伊娘咧，这是什么世界，一世人也未曾遇见这种事情！”

康乐队有十来个年轻的女孩，穿暴露的服装，跳热烈的舞，唱的歌难听，观众却看得出神。布袋戏更是不伦不类，除木偶之外，真的人也上台，有穿短裙热裤唱歌跳舞的货真价实的女人，也有年轻的男人，搭起铁架，做一些象马戏团或是杂耍团里的特技节目，真正演布袋戏的那个“出将入相”的小舞台，是可以随意升降移动的。真人出来时，舞台撤去，木偶出来时，舞台再复

原，真是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！

可是，这两个班子却把所有观众都吸引过去，“玉山”的演员，在微凉的秋风里，把“精忠岳飞”演得浑身大汗，却只落得观众个个以背部相望，难怪金发伯气得脸色发青。

比较起来，这还是小事，到了晚上，才是难过！

那天晚场，另外两个班子，都弄了相当奇特的灯光，歌舞节目也比午场更为热烈大胆，看得年轻观众口哨与喊叫之声四起。上了年纪的，与一部份妇女观众，都去看布袋戏的特技节目，却也时时把目光瞄向康乐队那边。“玉山”一开始锣鼓虽打得响，麦克风的声音虽蓄意放大，仍然一如午场，演员再卖力，还是白费力气。

金发伯强打精神，上台三两遭，看着无力回天，便彻底地泄了气，他在戏台边找到一个村中的小孩，给他跑腿钱，央他去小店里买了酒，坐在后台便咕噜咕噜喝起来，喝得上台时都踉跄不堪，下了台还照喝。

戏演到一半，秀洁下了台，在后台抽烟。

金发伯突然指着她，大声对她说：“没有办法了，你给我唱！你唱！你的歌喉比她们好！”

秀洁惊讶地说：“唱什么！”

“唱……唱流行歌！”

眼睛睁大了看他，他咕噜喝了一口酒，重复地，坚定地说：“唱流行歌！把观众拉过来，我们‘玉山’是最优秀的，怎么可以输？”

“您，您以前不是说……”

“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现在我叫你唱，你就唱！呵呵！唱，把他们唱过来！你是最好的演员，是不是？”

